

# 解读生存者悲剧的精神状态

——读毕飞宇《青衣》

◎孔力媛

(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南通 226007)

**摘 要** 毕飞宇的《青衣》借京剧女演员近乎疯狂的精神状况折射出不顾一切地投入与执迷不悟的人生悲剧,呈现了在社会整体悲剧中生存者的挣扎,表达了作者对生存者生存状态的关注与审视。

**关键词** 悲剧 精神状态 心理错位

读毕飞宇的《青衣》,全文是波澜不惊的实话实说,但它的象征意味却引发了我无边的遐想,被筱燕秋深深打动之余,更领悟到故事情节透视出的哲学蕴意。

每个人都生存在固有的精神状态中,即在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文精神及个人情趣、感情倾向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关于生存和未来的心理趋势,生存的精神状态决定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认知、理想信念的确定和人生价值的追求。

文中的青衣不仅是“女性的角色,而是一种抽象的意味,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种立意,一种方法。”无论什么样的女人“只要投了青衣的胎,就只能是水做的”。筱燕秋是名副其实的青衣,她命中注定就有两根青衣的水袖。在《红灯记》中客串李铁梅时,没有一点“铮铮铁骨,反倒秋风秋雨愁煞人了”。筱燕秋唱红了《奔月》,而她一生的悲剧也就和嫦娥分不开了。她把塑造一个完美的嫦娥形象作为不可亵渎的人生信念,在现实生活中,不顾一切的追求个体生命的生存价值,是她生存的精神状态。

从第一次登上戏剧舞台到“嫦娥在她四十岁的那个雪夜停止了悔恨”。筱燕秋始终如一地坚守着内心的阵地,不容侵犯。因此,在她不能忍受李雪芬用“高亢嘹亮的噪音,激情奔放的表现出一个与慷慨赴死的女战士,英姿飒爽的女民兵”难分轩轾的嫦娥形象时,将一杯沸水泼到了老师的脸上。她是没有预谋的,只是下意识的在维护嫦娥形象和自身信念,但却落得个“丧尽天良本不该,名利熏心你毁就毁妒良才”的骂名,自己也不得不在黄金岁月被迫离开实现人生宏愿的舞台。

之后的二十年,她无法摆脱青衣营造的精神氛围,筱燕秋就是青衣,青衣就是筱燕秋。二十年后,在老团长面前再次亮嗓子时,活脱脱一个“贪婪又充满着悔恨的嫦娥”又立在了人世间。面对老团长的感叹,筱燕秋道出心声:“我就是嫦娥”。为了嫦娥的境界,为了青衣的信念,为了复出舞台,筱燕秋开始拼命的减肥,甚至向赞助《奔月》复出并决然“让她唱角”的烟厂老板献身,忍痛流产,拒绝住院,在最后一公演的第五场,“身着单薄的戏衣,近乎疯癫的在风雪夜剧院的大门口,手捧竹笛,边舞边唱,任殷红的血顺着裤管往下滴”。

筱燕秋的精神状态是一种完全忘我的精神境界的外化。由于理想不能实现而产生心理错位,把戏剧舞台和生活混为一个世界,把自己作为筱燕秋的生活和《奔月》中的嫦娥合为一体。在生活中压抑,在感情世界里象“一个梦游者”。因此,她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寻找另一个自己”,甚至对她的青衣学生说出“你要是不肯拜我为师,我就拜你为我的学生!”当她在为公演彩排化妆时,她“坚信在镜子里那个上完妆的筱燕秋才是真正的自己”,“是另一个世界里的另一个女人,是嫦娥”。散场后,卸下嫦娥的衣裳,她伤心欲绝。

## 二

《奔月》的命运就是筱燕秋的命运,最初的上演是献礼共和国十周年的生日,在那个特殊年代,因为将军一句“江山如此多娇,我们的女青年为什么要往月球上跑”而当即下马。十年后,《奔月》第二次上演时,十九岁的筱燕秋是团里一致看好的新秀。这次正值“文革”结束不久,无论是艺人的表演追求,还是观众的审美情趣,已与传统截然不同。显然,筱燕秋的追求又是“不合时宜”的,因此由她和李雪芬表演风格不同而引发的冲突导致了《奔月》第二次熄火。又过二十年,在“没有金钱万万不能”的商品经济时代,《奔月》因当年的追星族——烟厂老板的不能忘怀而再度上演。当筱燕秋拿着烟厂老板的宴请卡时忐忑着自己的未来,却最终还是为了嫦娥的复生而把自己彻底牺牲了。二十多年,筱燕秋走过的不仅是时间的隧道,更是心路的险滩暗流。

悲剧的目的是表现人生可怕的一面,暗示人生的本来性质。哲学家叔本华认为:悲剧有三种情形,一种是恶人造成的,一种是命运和偶然性造成的,一种是由于不同的地位和关系造成的彼此间的损害。筱燕秋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性格和执着的追求,生存在以坚定的人生信念为基础的精神状态之中,而这种精神状态不可避免地要与她所处的时代、他人及自身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冲突。因此她的悲剧完全超脱了“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及叔本华所说的“恶人造成的悲剧”,而是根源于生存本身。

## 三

小说是人反观自身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也反映了毕飞宇作为晚生代作家自身的观念。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具有最为鲜明和自觉的‘体制外’生存与写作的意识”。他通过筱燕秋的精神追求来阐发自身的追求观,不是完美而成功的,但却是深刻而纯粹的。当然这样的纯粹是否具有价值和意义就看个人见解了。

这样的小说和这样的作家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无论是小说中主人公还是作家本身的生存状态,都是一种方式、一种交流。陈染说过:“在人性的层面上,公共的人才是被抑制了个人特性的人,因而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和局限的……最个人的人才是最为人类的。”不妨就把这作为对筱燕秋的一种宽慰罢。不论理想是否实现,不论小说是否成功,只要是实现了个人所追求的价值,那么再多的牺牲也是值得。

### 参考文献:

- [1]毕飞宇.青衣.花城,2000年第3期.
- [2]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
- [3]陈晓明.先锋派:当代性与开放性.文论报,1993年.
- [4]任生名.西方现代悲剧论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
- [5]吴俊.九十年代诞生的新一代作家.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

